

有人说：赵佶画有时写着“御制、御画并书”字样。例如《瑞鹤图》、《祥龙石图》、《杏花鹦鹉图》等等；有的又没有那样写，前者就应该定为亲笔画。我认为：这些画大都是工丽之作，而且都是属于《宣和睿览册》中之物，也就是汤垕《古今画鉴》中所论的“院人仿作”，因此我们仍不能信其为亲笔画。进一步讲：惟其自称为己作而实为他人捉刀，才能叫作代笔画。我们在明董其昌、王时敏，王鑑、清金农等的代笔画题跋中就可以看到他们也自以为是亲笔作的。其例尚多，自无庸议。

下面我举一些赵佶具名的工丽花鸟等画——也就是院人的代笔画，以作参证。

一、《杏花鹦鹉图》，清《石渠宝笈初编》卷二十四著录。今在国外。

二、《祥龙石图》，《辛丑销夏记》卷一著录，故宫博物院藏。

三、《瑞鹤图》，《石渠宝笈续编·御书房》著录，辽宁省博物馆藏。

按以上三幅绢的尺寸差不多，书的格式，基本上一概相同。画法黄派院体，题材都是邓椿《画继》中所说的：“诸福之物，可致之祥”，“鹦鹉”、“盘螭翥凤、万岁之石”等等。因此我们认为此三幅画全都是《宣和睿览册》中的一部份。

四、《金英秋禽图》卷，《石渠宝笈初编》卷三十四著录，《唐五代宋元名迹》影印。今在国外。

五、《御鹰图》轴，《墨缘汇观续录》、《辛丑销夏记》卷一著录，《唐五代宋元名迹》影印。按此画伪本较多，大都很低劣。本轴画法精工，亦是院体，虽然蔡京题谓“神笔”（即皇帝亲笔），但仍难信是亲笔。

六、《芙蓉锦鸡图》轴，南宋《中兴馆阁录·储藏》^②条，《石渠宝笈初编》卷三十九等著录，《中国古代绘画选集》影印。故宫博物院藏。

七、《腊梅山禽图》轴（即《香梅山白

头图》），南宋《中兴馆阁录·储藏》条，《石渠宝笈三编·延春阁》著录。《故宫书画集》第四五册影印，原藏故宫博物院。按以上二轴，画学黄筌派，属院体工丽一路，也和《杏花鹦鹉图》等基本上相同，但不一定出于一手，因《芙》图等二轴比《杏》图用笔较沉着。又考南宋《中兴馆阁录·储藏》条，称此二轴为“御题画”，因为赵佶题有诗句，其他无诗仅有押、印的，则称为“御画”，但这和亲笔、非亲笔并无关系。

八、《听琴图》，上方有蔡京题诗。赵书稍肥，蔡书老劲，全是比较晚年之作（应在宣和年间）。《石渠宝笈三编·延春阁》、《西清劄记》卷二著录，《历代人物画选集》影印。故宫博物院藏。按此图在《石渠宝笈三编》著录中称为“卷”，因为原是直幅“推蓬装”，两端有黄绢隔水，后有白宋罨纸。前隔水上边赵还氏又有“瘦金书”、“听琴图”三字标题和前后印玺以及清梁清标等藏印。闻人言，此画曾“赏”给某王府，光绪年间又进入宫廷，却已被改装成轴，将隔水标题和宋罨尾纸都一并去掉了。

九、《文会图》轴，《石渠宝笈续编·养心殿》著录，原藏故宫博物院。《全国第二次美展》画刊中影印。按此图在《平生壮观》中归入周文矩名下，则知那时并不以为是赵佶所画。又题中有句：“画图犹喜见文雄”，从此句来看，似为赵氏题他人之作，而为后世鉴定者误定为赵氏自画。

十、《摹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》卷，《庚子销夏记》卷三、《石渠宝笈续编·乾清宫》等书著录，《辽宁省博物馆藏画集》影印，辽宁省博物馆藏。

十一、《摹张萱捣练图》卷，《大观录》卷十二，《墨缘汇观续录》著录，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。国外影印本很多。

以上摹古二卷，本幅上无押印。这在所谓赵佶画（不论是否代笔）中却是极少见的。现在拿汪氏《珊瑚网》卷三中著录的《摹